

名家名译

茶花女

LA DAME AUX CAMELIAS

【法】小仲马/著

李玉民/译

彩色插图本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
名家名译

茶花女

LA DAME AUX CAMELIAS

【法】小仲马/著

李玉民/译



彩色插图本

中国书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茶花女 / (法) 小仲马著; 李玉民译.
—北京: 中国书籍出版社, 2005.4
(世界文学名著经典文库)
ISBN 7-5068-1330-0
I. 茶… II. ①小…②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法国—近代
IV. I565.44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27566 号

作 者: [法] 小仲马

译 者: 李玉民

责任编辑: 南 丽

封面设计: 李庆伟

执行编委: (按姓氏笔划排序)

马 跃 王慧川 刘 琳 刘 蔚 肖玲玲
陈荣赋 杨玉萍 段桂华 徐胜华 龚雪莲

茶花女

LA DAME AUX CAMELIAS

出版发行 /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(邮编: 100073)

电 话: (010) 51259192 (总编室) (010) 51259186 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: chinabp@vip.sina.com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/ 北京市顺义富各庄福利印刷厂

开 本 / 880 × 1230mm 1/32

印 张 / 7.25

彩色插图 / 8

内页插图 / 10

字 数 / 206 千字

版 次 /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/ 8.00 元

版权所有, 翻版必究



译者简介

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，1964年作为新中国首批留法学生，到法国勒恩大学进修两年。“文革”后进入教育界，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。教学之余，从事法国纯文学翻译二十余年，译著五十多种，约有一千五百万字。主要译作小说有：雨果的《巴黎圣母院》、《悲惨世界》，巴尔扎克的《幽谷百合》，大仲马的《三个火枪手》、《基督山伯爵》，莫泊桑的《一生》、《漂亮朋友》、《羊脂球》等；戏剧有《缪塞戏剧选》、《加缪全集·戏剧卷》等；诗歌有《艾吕雅诗选》、《阿波利奈尔诗选》等六种。此外，编选并翻译《缪塞精选集》、《阿波利奈尔精选集》、《纪德精选集》；主编《纪德文集》（五卷）、《法国大诗人传记丛书》（十卷）。李玉民的译作中，有半数作品是他首次介绍给中国读者的。他主张文学翻译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创作，译作应是给读者以文学享受的作品。李玉民“译文洒脱，属于傅雷先生的那个传统”（柳鸣九语）。

名家名译·彩色插图本

《世界文学名著经典文库》编委会

主编：季羡林

编委（排名不分先后）：

叶廷芳	叶渭渠	李文俊
李玉民	刘文飞	吕同六
许渊冲	宋兆霖	杨武能
罗新璋	林一安	柳鸣九
郭宏安	高中甫	高 莽
倪培耕	董衡巽	

封面设计 / 李庆伟



Alexandre Dumas Fils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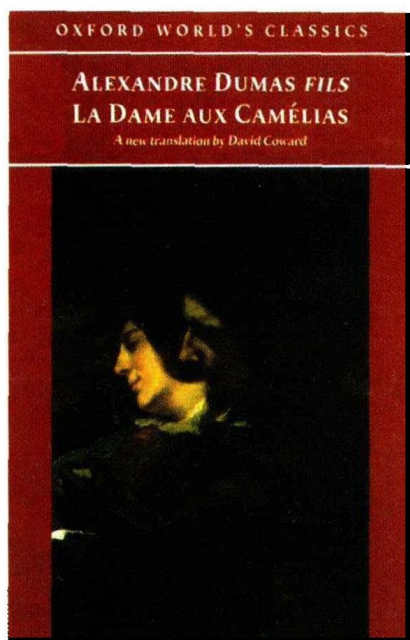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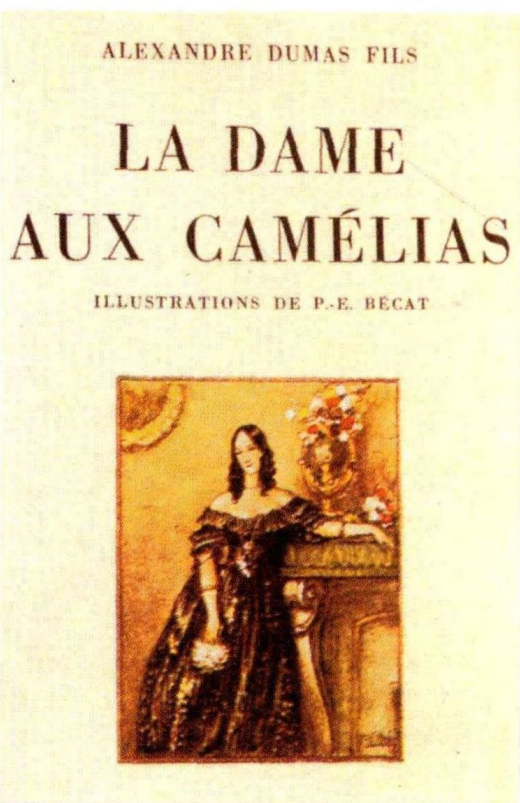
LA DAME AUX
CAMELIAS



小仲马像

亚历山大·小仲马（1824—1895），19世纪法国著名小说家、戏剧家。生于巴黎，是大仲马与住在同一楼中的邻居缝衣女工卡特琳娜·拉贝的私生子。小仲马出生时未被大仲马承认，由母亲抚养，直到7岁时大仲马才承认他为自己的儿子。从1842年起，小仲马脱离父亲，独立生活。他寻找情妇，追逐女孩，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。1847年6月，小仲马以自己与巴黎的交际花玛丽·杜普莱西之间的经历为题材，写出了小说《茶花女》。小说发表后引起了轰动，小仲马也一举成名。1875年，法兰西学院接纳小仲马为院士。晚年的小仲马热衷于神秘学和宿命论的研究。1895年11月27日，小仲马在马尔利-勒鲁瓦去世，遗体被葬在蒙马特公墓，离玛丽·杜普莱西的墓不远。

除《茶花女》外，小仲马一生还创作了10余部小说和20多部剧本，其中比较成功的小说有《珍珠夫人》、《克勒蒙梭事件》，剧本有《半上流社会》、《金钱问题》、《私生子》、《阿尔丰斯先生》等。



法文版《茶花女》的两种封面

《茶花女》是小仲马的成名作、代表作。小说取材于小仲马的一段亲身经历，是小仲马对自己情感经历的忏悔书。小说叙述了一位外表与内心都像茶花一样美丽、圣洁的妓女的悲惨故事，情节生动真实，语言质朴细腻，感情真挚深沉，具有催人泪下的艺术感染力。这部小说开创了法国文学“落难女郎”系列的先河，在西方广受赞誉。1897年，中国著名翻译家林纾先生将它译成中文引入中国，在国内迅速流传，产生了“可怜一卷茶花女，断尽支那荡子肠”的巨大反响。



茶花女画像

小说《茶花女》中的女主人公茶花女并非虚构，在历史上真有其人。她原名阿尔丰西娜·普莱西，出身贫寒，母亲早逝，12岁即在社会上流浪，后沦落风尘，成为巴黎交际界红极一时的交际花，并改名玛丽·杜普莱西。他有着令人倾慕的美丽外表，而且文学修养很深，谈吐高雅，与一般的妓女迥然不同。1844年9月，小仲马在巴黎的游艺剧场与她邂逅，对其一见钟情，旋即成为茶花女最亲密的情人。由于茶花女生活挥霍，而且还背着小仲马与别的男人幽会，小仲马一气之下于1845年8月与茶花女断绝了关系。1847年2月，茶花女在贫病交困中凄凉辞世。



法文版《茶花女》中的三幅插图

上：阿尔芒陪伴病中的玛格丽特在香榭丽舍大道的林阴小径上漫步，以便使她尽快恢复健康。

中：阿尔芒与玛格丽特在乡下的一条小河上泛舟游玩，这里优美的环境使他们如同置身世外，忘却了所有的烦恼。

下：病重的玛格丽特躺在床上，奄奄一息，身边无一亲人，凄凉异常。





《茶花女》电影剧照

《茶花女》出版后，多次被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，在世界各地广泛上演，征服了成千上万的观众的心，其中以德国女演员、世界电影红星奥黛丽·嘉宝扮演的茶花女形象最为生动逼真，神韵毕现。



歌剧《茶花女》剧照

《茶花女》后来被改编成歌剧，由意大利著名音乐家威尔第作曲，演出时几乎场场爆满，万人空巷，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。

出版说明

为了给读者提供一套世界文学名著的理想读本,我们组织出版了这套名家名译彩色插图本《世界文学名著经典文库》。该文库有以下三大特点:

一、名家名译

名家名译包含两层意思:一层指译者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翻译家;另一层指该译本是质量一流、影响很大、各界公认的优秀译本,代表了该名著在我国的翻译水平和译者的创作水平。我们试图通过这一努力,改变目前国内世界文学名著译本鱼龙混杂,甚或篡改抄袭,令读者良莠难辨、无所适从的现状。

二、图文并茂

每部名著都配以两类插图:一类是正文之前的彩色插图,大多是关于作者、作品和时代背景的珍贵图片;另一类是根据作品情节绘制的黑白插图。通过这些插图,不仅为读者营造出一个亲切轻松的阅读氛围,而且使读者全面、具象地理解世界文学名著的丰富内涵。

三、精编精释

编者在每部译著中系统加入主要人物表、作者年表、世界文学大事年表等内容,配合译者精当的注释,帮助读者扫除阅读中的障碍和学习相关知识,使读者全面、深入、高效地阅读世界文学名著。

希望这套名家名译彩色插图本《世界文学名著经典文库》能成为广大读者相伴一生的良师益友。

小仲马式的忏悔

——多余的《茶花女》

书应需而至,是我的一大快事。这次应约翻译《茶花女》,法国友人斯坦麦茨教授得知,就赠给我一种好版本。所谓好版本,就是有名作家安德烈·莫洛亚作序,正文后又有注释,还附录了有关作者和人物原型的资料。无独有偶,译完不说要写“译者序”时,我又在书橱里发现一本应需之书,波罗·德尔贝什著的《茶花女与小仲马之谜》(沈大力与董纯合译)。这一发现改变了我写序的方向。

最初想写的序题为《多余的茶花女》,是因为看了一篇批评外国文学名著的重译现象的文章。不料文章刚看过,就有出版社约译《茶花女》,全然不顾已有多种译本的存在。

对我而言,约稿却之不当,受之又有“多余”之嫌,因此就要趁写序之机,找几条辩白的理由。现在想来未免多余了,还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,让市场去淘汰多余的吧。多种译本并存不算最坏的局面,可以比较优劣,不断提高译文质量,至少还可以满足读者的不同口味。设使某家出版社买了一部外国名著的版权,推出的却是一种拙劣的版本,那情况就更尴尬了:谁想重译都不成,最终倒霉的是读者和作者。

小仲马就不会碰到这种尴尬事了,他的作品已列入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,谁翻译都不受限制。如果小仲马在天或地下之灵有知,他

看到自己的作品在中国争相翻译，一定会窃笑和得意非凡：广泛流传是一些作家成功的不可替代的标志。我说小仲马窃笑和得意，因为他在本国还从未受如此礼遇，赢得一致的赞赏。

说来也怪，在世界上，《茶花女》是流传最广的名著之一，而在法国还称不上经典杰作，也就是说进不了学校的课堂。在课堂之外，《茶花女》在舞台上成为久演不衰的保留剧目，还由威尔第作曲改编成歌剧，可以入选世界歌剧十佳；至于搬上银幕的版本就更多了，世界著名影星嘉宝等都演绎过茶花女。可见，从名气上讲，《茶花女》不亚于任何经典名著。

就是在法国文学界，也无人不承认，《茶花女》是一举成功的幸运之作。1848年，小说《茶花女》一发表，就成为热点的畅销书。改编成戏剧四年后得以公演，又一炮打响。小仲马春风得意，成为文坛的宠儿。此后小仲马又创作并发表了许多小说和戏剧，有些还轰动一时，总之，到了1870年大仲马去世的时候，小仲马的荣耀已经完全遮蔽了父亲的名声。他拥有广大的读者和观众，在许多人眼里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。1875年，小仲马进入法兰西学士院，可谓功德圆满，成为四十位“不朽者”之一。

对于这样一位成功的作家，称颂者自然大有人在，其中不乏乔治·桑、托尔斯泰、莫泊桑等名家，但时至今日，批评之声仍不绝于耳。最新的批评之作，就是摆在我面前的这本《茶花女与小仲马之谜》，写于1981年，作者以尊重史实的态度，披露《茶花女》神话的底细。书中第5页这样一段话特别引起我的注意：

“她将在祭坛上为资产者的体面而献身。”小仲马为自己虚构的“纯真爱情”辩白，对父亲说：“我希望一举两得，即同时拯救爱情与伦理。既然也赎了罪，洗涤自身的污秽，任何权威都不可能指责我选择了一个婊子当小说的女主人公。有朝一日，倘若我申请进法兰西文学院，他们也无法说我颂扬过淫荡。”

这段话又让我想起我本不愿理睬的、一种对《茶花女》的最轻蔑

的评价,即说这是一部“玫瑰露”小说。写一个名妓的故事则是不争的事实,而这名妓又确有其人,名叫玛丽·杜普莱西,一个沦落风尘的绝色女子。且不说纨绔子弟、风流雅士趋之若鹜,大仲马也与之有染;单讲小仲马,1844年二十岁上,就得到比他大半岁的玛丽的青睐,很快成为她的“心上情人”。可是一年之后,两个人就因争吵而分手,小仲马给玛丽写了《绝交书》。

小仲马想跻身文坛,试笔不成,早就打名妓玛丽的主意,开始搜集写作的素材。就在玛丽去世不久,他就把她献上祭坛,写成了小说《茶花女》,又改编成剧本,成功首演被称为19世纪法国最重大的戏剧盛事。

然而,小仲马的创作命运已定,此后不管他又写出多少作品,也只是绿叶,陪衬他桂冠上的那朵大茶花。《茶花女》是他唯一的,始终是他成功的基点和顶点,也一直是对他评价或毁或誉的起点和终点。

此后小仲马的全部文学创作活动,都旨在逃出《茶花女》这个魔圈,逃出这块骷髅地,另建他的文学王国;他要走下原罪的十字架,坐上真正的文学宝座。

于是,他开创了“命题戏剧”,主张“戏剧必须服务于社会的重大改革,服务于心灵的巨大希望”。他按照这种主张创作的一些剧本,连题目都已命定:《半上流社会》(1855)、《金钱问题》(1857)、《私生子》(1858)、《放荡的父亲》(1859)、《妇女之友》(1864)……

于是,无论法国进入第二帝国时期,还是变成资产者显贵们的共和国,小仲马始终以伦理的权威自居,高举社会道德这杆大旗。

于是,他不失时机地忏悔青春时期的“原罪”：“读者朋友,我怀着对艺术的热爱和尊重,写了所有这些剧本,唯独第一种例外,那是我花一周时间炮制出来的,单凭着青年的胆大妄为和运气,主要是图钱,而不是有了神圣的灵感。”

他所说的“例外”,当然是指《茶花女》,令人深思的是,围绕着给他带来最大名利的这部作品,他总是否定别人肯定的东西。

想当初,小仲马写《茶花女》时,抛却功利的动机不说,他毕竟是写自身的一段感情经历,尤其这是同一个红极一时的名妓不可能长久的恋情,极具新闻看点,即使原本原样写出来,就可以成为畅销读

物了，更何况是美化（艺术加工）了呢？

小仲马自然不会简单地叙述同妓女的爱情故事，否则他就真的创作出一部“玫瑰露”小说了。他深感“同时拯救爱情和伦理”的必要，以免落个颂扬淫荡的恶名。因此，他一方面把这段放荡行为美化成“纯真爱情”，另一方面又准备为了伦理而牺牲掉爱情。

应当指出，小仲马的高明处，就是通过忏悔的口吻来完成这种美化的。他采用忏悔的手法，在一定程度上，固然是模仿普莱伏神父的《玛侬·列斯戈》，也是受缪塞的《世纪儿的忏悔》的启发。但是，一般意义的忏悔，总是悔痛自己的所作所为，而小仲马痛悔的却是他在现实中莫须有的、仅仅在作品中才有的思想和行为，这是最大的区别，也是他成功的创新。

在小仲马的笔下，一次放荡行为转化为“纯真爱情”，阿尔芒一片真心追求茶花女，却总误解玛格丽特的真情。故事自始至终，二人都在表述这种心迹。更令人叫绝的是，阿尔芒和茶花女要争取社会和家庭的认同，把他们不为伦理所容的关系纳入伦理的规范，获得合法的名分，为此不惜一切代价，只可惜碰到不可逾越的障碍，从而酿成悲剧。

F·萨尔塞 1884 年谈到《茶花女》时，有这样一段话：“这个年轻人根本不在乎规则，也不理睬他所不了解的传统习惯。他将这个热辣辣、活生生的故事搬上舞台，再现日常生活的各种细节……他却没有想到引入生活细节的同时，就更新了戏剧的力量，进行了一场变革……这是舞台上所见到的最真实、最感人的作品之一。”

正是这种“热辣辣、活生生的故事”，给了作品以感人的力量和长久的生命力。但小仲马却认为这是要赎的“罪”，要洗涤的“污秽”。他认定《茶花女》的成功是他忏悔的成功。的确，伪装成纯真爱情的放荡，再加上忏悔的调解，就既能满足那些有产者的欲望，又符合当时社会的道德观念了。

然而，小仲马混淆了，或者根本没有分辨清艺术的成功和社会的成功。他错误地以为社会的成功就是艺术的成功。《茶花女》之后四十年的文学创作，小仲马在社会成功的路上步步攀登，不断地忏悔他的原罪《茶花女》。

四十年社会成功的掌声和喝彩一旦静下来,他的众多作品摆到《茶花女》的旁边一比,就显得多么苍白。

白白忏悔了四十年。

小仲马仿佛要夺回那四十年,就在 1895 年亡妻之后,他又娶了比他年少四十岁的亨利埃特·雷尼埃。

新婚半年之后,他便去世了。

应小仲马临终的要求,家人没有把他葬到他家庭在故乡维莱科特雷的墓地,而是葬在巴黎蒙马特尔公墓,离茶花女玛丽·杜普莱西的香冢仅有百米。

这也许是小仲马的最后忏悔。

李玉民

2003 年 6 月

于北京花园村